雲南志卷四十四　外志九　文章三

具足院記

張紞

天地之間人類甚夥其保養輔翼之道不惟中國聖人興教化以移風俗雖遠域殊類其間亦有卓行異識超出群倫能因其俗而導之者蓋五兵之慘四夷為甚彼性若豺虎然固不可以仁義喻也故佛氏以因果之說倡於西方流於遐邇得其說而悔其過者不為不多然而冥然無知悍然不顧者猶爾也西南諸種曰僰曰爨曰僚曰夷而旁孽

庶醜又不可悉紀獨僰人脩繕剎宇尋襲師宗事佛惟謹餘種皆不之信蓋其氣習使然無足怪者

洪武壬戌

天兵下雲南子首忝藩政地僻俗殊每寥寥無與語暇則徑詣諸山見其宏麗整飭宛如華制輒心目灑然忘其干旅也明年癸亥夏五月省事晉寧此州之東不踰十里有山深秀萬松織翠無隙可窺中有勝剎亦可謂宏麗而整飭者遂宿院之西軒與僧夜話問其興創之由知有崇照號連峯者

實經始於至正之丁亥而同志無文等相之庵本一湫有龍宅焉照公祝之曰吾謹候於水左寺果不成當有異兆不然道瑒其在此矣凡候三晝夜竟無所見於是遂致其土木之功而名之曰盤龍迄今三紀照之嗣祖源尭肖厥師肯搆之心有加無替凡今視之佛有殿禪有堂肅賓有筵居僧有室高者為閣敞者為軒幽邃者為寢而華且澤者為金碧彩黝維其矢心之專致力之乂故其所成者如此其完且美也今思其始而推其終照之德

源之功皆吾輩之所不敢忘第恨無言以示於後焉予應之曰庵之得名有是乎蓋山川之迹古今或異而法之在世者固自若也一錫之所或創始焉或繼述焉隨其所願各已具足而性之本然者又豈有不具足者哉宜以庵為院更其額曰具足庶不負爾績燈之志矣一日祖源來請曰晋寧經值兵燹而寺不燬源與三三子與有幸焉意者此土之廕其遠乎是不可以無辭敢請子既憫諸夷之寡識而喜棘人之易化特為叙其本末俾歸而

紀諸石

真慶觀興造記

金問 太常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

雲南郡城之巽維舊有真武祠不知其創始而殿宇凋敝神物故闇永樂初郡人發心同募衆作新之亦既屹然於林木之表矣推求原本而聖父聖母無以棲其神也雲南前衛鎮撫劉志與郡中耆士鳩貲僝才構真慶閣于後以奉之則規模宏遠而祈禳歸向者益以衆僉謂晨香夕燈祝釐講道在乎主席得人乃迎致道士蔣日和涖之當是時

長春劉真人在雲南日和嘗得法於座下由是道日以滋行日以茂而於建閣之功條件規畫勞勩居多洪熈改元真人還朝受封兼領天下道教以是詞為真慶觀復加日和明真顯道弘教法師之號日和既承奬異益思有以致效乃攻石累土大其前殿夾以兩廡障以重門像設尊嚴器用周備而四帥輪藏各安其所跂翼翬飛照耀林壑蓋地當風氣之會而巖姿川艷扶揖拱衛奐然先聖之清都也工既訖功日和以為兹觀挾奇占勝曾不

數年而丹甍翠桷與龍泉長春諸琳館相望於烟
雲晻靄之間誠亦不易不可無紀述昭示來者以
今行在道録司右演法邵以正有同門之誼馳書
走介而求識於予嗟呼夫為老氏者固以不經不
營何思何慮以資其説則凡廟貌之奉苟指以為
非道之所存而弗以屑意則何以亶厥誠昭景貺
哉日和世家江寧自幼投禮朝天宫提點謝師玄
為道士後又得啓篇於真人其所造詣有未易窺
測者而能汲汲焉扶植振起於去天萬里之滇南
而勿墜哉

于以見清淨無為之教所以密賛化機者無遠弗
至是用表著本末刋之藥石俾後來者尚謹其承

真慶觀記

周叙 寺讀學士

太傅黔國沐公偕弟都督公以世勲鎮雲南綏懷
夷落民物丕阜顧瞻東城寔為通衢
朝廷詔命之頒布皆於是奉迎朝臣使節之臨涖皆
於是出入非有崇宫邃宇不足以壯上下之儒觀
乃即真武舊祠思新而大之而難其人詢謀於衆

謂非得奉玄教者不可遂命耆民詣長春觀請今
長春劉真人弟子道士蔣日和主之日和至揭虔
妥靈夙夜不懈募材鳩工經營劬勤中建真武殿
而峙真慶閣于其後凡門廡藏殿之制一時具舉
穹崇磊砢翼翼巍巍丹碧髹堊照耀遠邇東郭之
間輝然增勝而商山金馬碧雞諸峯悉若獻奇舒
秀於簷楹窓户之表入其境瞻望其勝者莫不遂
其偉觀而向之所謂
詔命之所奉迎使節之所出入又皆由是有攸止焉

且足以見雲南民物之富而成事之易也然非黔
國之審於擇人日和之勤於其教亦詎克爾耶其
既成也劉真人乆寓雲南適赴
仁宗皇帝召入京師嘗因對次請改其舊所住龍泉
道院為龍泉觀是祠為真慶觀又六年真人弟子
邵以正范勤裕來謁余具道夫興造之由與易名
之故請為之記以正王立偉然觀其儀宇聆其論
說殆轉子所謂有文武長材寄迹老子法中者也
其言益信而足徵焉以以正觀之則日和之為人

可想也嗟乎天下之事孰一不本於得人哉老氏之教以無為清淨為本固於世之欲較勝負志有為者無與也苟俾不得真人暨日和以正輩為之振揚匪為不克臻乎興作之易亦無由致其教之顯矣然則為老氏之教者尚然況學吾孔聖之道以治天下使得其人則其成功之大且易當何如哉

妙果禪院記　張紞

佛以大悲大願弘濟群生能示人以妙因而不能必人以妙果非不能也柰人之不脩何今學者因戒以生定因定以生慧必能盡其所因斯能證其所果然而或者瞋目攘臂貪妄俱作視諸戒蔑如也顧錐加之以神呪而迷繆膠固猶或不足以拯之又何以成其定慧之果哉是知富貴福澤所以為世之因果者特在夫人之自取爾方便有大門脩行有正路能從者佛不爾拒不願者亦不強也安寧本螳螂川州北山麓舊有虎丘寺乃土官董賜祭禮之所也洪武壬戌

天兵下雲南董賜率先歸附既而諸部復叛雲南城
守甚孤乃能拔出群輩舉家來附仍皆守兵時出
戰禦迄事定賴其力焉於是大將褒之以書承制
俾署鶴慶府知府又召其州之子弟從戍鋤強撫
順屢有奇績事聞加授世襲指揮僉事兩覲
天顏寵錫蕃庶銀錦繒帛以百計楮幣以千計衣帶
皆出內府指揮之言曰賜鄙人遭遇明時榮有世
職賞物充牣宅宇田園孳畜僮隸有加於舊先無
子今連生三子湛恩至幸敢不知所自仰惟

皇上賚與之厚藏之惟謹計才敢他用惟有增飭佛
宇上祝
聖天子萬萬歲齊
天之壽而天地父母之恩明明在心一念俱存此所
以竭衷瀝懷惟日孳孳而不已者蓋庶幾展報効
之道于萬分之一也予聞其言乃勗而謂之曰聖
人治世敬敷五教先佛度人報在四恩今指揮膺
明威之責者豈非愛君之果乎享千金之富者豈
非敬親之果乎而福澤深厚保族宜家又豈非奉

佛之果乎妙果如此可更虎丘之額曰妙果禪院
佛殿曰慈光壽殿曰祝禧嗚呼世之十習六報皆
衆生迷妄所造火坑毒海其苦無涯而妙果法門
上不在空下不在水近在州里之北可以企而望
之欲超脫者或望門瞻叩或嚮座皈依但能起一
念善不逆天命不忘父母不犯
國法則必有殊勝之報謂予不信請以董氏為徵因
附之以頌念從無始至末法生死輪轉永相續在
世出世諸聖凡真常之性本同體我今一心能妙

覺古佛妙覺亦如是乃知此妙非我有色即是空
空即色衆生以妙為塵累流浪顛倒無盡期如來
垂慈示本真大法還從妙處覺我既有生乃有性
此生大恩天地是我既有身乃有心此身大恩父
母是有生有身有世界此世大恩君王是云何三
者為大恩是我身心性之本我以此心成佛道成
佛之恩何可忘有能念念報恩者斷除妄想消惡
業譬如蓮花出濁水自有甘露降虛空是即名為
得妙果世間諸佛隨果至普願一切有情等同發

妙明悲仰心

重建長春觀記

蕭鎡 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

雲南長春觀舊在郡城崇正門內之東圖經不載其所始正統己巳春燬於火

皇上即位之三年是為景泰壬申之歲總戎都督同知沐公璘參贊軍務兼巡撫右僉都御史鄭公顒相謂曰長春為觀實古蹟況為國家祝釐之所廢而弗脩是為缺典顧舊址湫隘不稱而城之西隅隙地寬閎亢爽足以改卜昌徙而

新之議既克合即具疏請於朝許焉於是沐公偕其弟琮出白金若干兩為之倡而鄭公極力經營勸募以相其成時都知監左監丞羅公右監丞黎公方出鎮於此聞之而喜各捐貲以助乃揆時相方選材庀徒經制施為各以其序中為殿曰三清其後殿曰玉皇三清殿之東西各為殿曰三官曰梓潼其外為門曰靈星次為山門又次為中門中門之外左為殿以庇輪藏右為祠以祀黔寧王其稍後則左為道紀司右為齋堂

鍾鼓之樓方丈之室與夫廊廡庖湢庫圉之所既
完以密而像設供玩日用什器之類靡不畢備蓋
經始於是年四月而落成於明年八月之望總之
為屋几若干區棟宇言簷阿翬飛丹堊鮮冶金
碧輝煥高明靚深環偉軒豁環而望之則金馬起
其左碧雞掎其右後附商山前臨滇池而太華玉
案諸峯皆效奇獻秀於顧盻之間仍命道紀司都
紀凌道崇以典祠事雖不改舊名無侈新規而勝
槩壯觀視昔百倍邦人相與嘆羨咨嗟皆曰二公

於是觀其功實大拓地於闤闠而居民亦無所擾
用功以萬計而役徒不以為勞費以千億而上
下不知所出使吾邦之士歲時稱
慶習禮於此駢首跂足瞻望祝頌以聳遠人之觀聽
詎止旦夕不有所紀將何以垂後乃寓書京師屬
真人邵公以正圖之而邵公以請予惟道在宇宙
間無乎不有包天地而不以為大運日月而不以
為功貫古今而不以為久自皇帝老氏清淨無為
之說興而為其徒者相與推演之日以益盛故自

京圻以達於中州通都大邑靡所不被下至遠方
雖僻陋荒忽窮邊側境山海萬里之外莫不尊奉
之蓋其教之行也久矣然而其興其廢莫不有數
至若廢而復興非得其人則有不能幸成者此則
雖道家之說有所不能異也滇南自永樂中劉公
淵然以道法顯
仁宗皇帝召用之錫以長春真人之號而觀名適合
是觀之始盛也既而邵公得長春之傳
今上所寵擢已非一日至是又錫以守玄冲靖秉誠

專確志道衍教妙悟靜虛弘濟真人之號俾領道
教事眷禮優厚而斯觀適成是觀之益盛也固不
有數哉然必有待沐鄭二公而後其廢以興何也
蓋沐氏自黔寧王以來既歷三世皆能以忠孝植
家以寬仁澤物滇南之人生而父母之歿而蒸嘗
之而總戎公式克繼承而弗替鄭公自麓川不靖
奉
上命以來賛理邊事遂兼巡撫日夜竭精力儲心思
以求副所委託饑寒者必恤違法者必誅而恭閫

之績歷久而益著二公之名昭於南服無有遠邇
悅慕稱頌之故有所興作莫不鼓舞歆動以後為
羞而斯觀之成謂非二公之力不可也嗟夫天下
之事莫不由於得人而興不得人而廢獨長春觀
乎哉惟能任乎數之自然而盡乎人為之當然則
天下無不可為之事矣故因為記而并著之使後
之人知是觀之興有自而為其徒者當有以嗣承
之且永邦人之思於無窮也

重脩五靈廟記

柯暹按察使

正統十一年丙寅總兵黔國公沐斌嗣鎮雲南謁
諸神祠五靈廟規制傾隘顧瞻弗寧退而捐貲命
千户梁鑑擴新之經始於是年十月十三日告成
於明年四月十八日既亟且都益彰靈祐命暹識
于石昭示方來廟在城之通化街西距城門百餘
武郡誌不著何神亦不詳創始之由相傳諸葛孔
明南征時立名五龍洪武十四年辛酉天兵下雲
南廟毀黔寧昭靖王時為西平侯總師留鎮尋以
禱旱有感改為五靈今所祀吴客三真君清源妙

道真君崇寧至道真君碧山土主之神稽之外傳
三真君者唐葛周三仙周厲王時三諫官也嘗棄
官遊吳用神策為吳降楚自以客臣辭遷賞其得
名以是夫崇寧即蜀漢閑將軍雲長宋真宗朝鹽
池恠作顯靈滅之清源姓趙諱昱隋唐嘉州太守
年二十八怒入冷源斬蛟後隱去為神碧山蓋蜀
漢趙將軍子龍意嘗偕孔明南征有功德於此而
崇祀餘亦莫知其所以合祀之意神六而廟名五
龍五靈義必有在未可強為之說豈今所祀與舊

有不同耶雲南地極邊民雜諸夷其事神也虔自
元以前聲教未被典籍無聞廟既建於聲教未被
之先志乃脩於
天朝文明之後故不詳備然自洪武丁丑一新於嗣
西平惠襄侯宣德乙卯再新於定遠忠敬王大傅
偕弟都督公七十年間黔寧三世總兵者五新廟
者三益宏而益麗今之協貲輸力懽趨而樂施者
視昔尤加故其功成之易易如此殿庭門廡為間
若干簷楹翬飛丹碧煥爛像容儼雅繪甃畢華迥

然今昔之改觀益有以起敬焉聖王制祀載於經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之五者則皆祀之神既靈於此邦廟食已久生前之法施勤事定國疑無與此邦以今天下多祀之而此邦之民水旱癘疫皆其患災之大者賴神以寧則祀之也亦宜禮無不敬而事神之際尤嚴雖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而體物如在之誠當嚴乎一於理一於理而與神明俱則神之休澤木媚而自臻而又施及方來為無窮不然則神之所司亦

不爽矣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書以為世之事神者勸

昆陽州重脩滇池神廟記　童軒

距雲南郡東不百里許合諸山之泉自南而西匯為巨浸者曰滇池即古昆明池也每颶風挾怒濤至則澎湃盪擊茫無涯畔勢若海然故又名滇海比歲池淤塞水逆為患兵民田負郭者悉墊為塗泥桑田穀畜咸失其所成化壬辰

欽差鎮守雲南御用監太監錢公能聞而嘆曰古之

善為政者率能引水為利今頗壅水為患可乎失
茲不治殆將魚其民沼其田矣而先王順時觀土
之政果安在邪肆命都都指揮陳俊方明身師兵民
以疏導之迺以是歲二月始事倚畚揭薙菑穢刋
湮濬涸逾三月而訖工公遂偕
欽差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黔國沐公琮巡行
以觀省之顧瞻之際見有祠頹然於洲渚之間棟
宇傾側垣墉圮壞二公相與謂曰是必主斯水者
神無憑依者此奚以福吾民乎於是各捐已貲慨

然以重脩為事不日間材用全集工役畢至公仍
命指揮熊誌以董其成凡榱桷之橈折者易之板
檻之腐朽者新之甎級瓦蓋之缺落者繕治之黝
堊之漫患者黑白之無幾落成公俾軒記於石嗟
夫事神治民初非有二理也然治民以仁為本事
神以誠為要嚮使田功不興民食不足謂之能仁
夫民者吾未之信也神宇不飭祀事不將謂之能
誠於神者吾亦未之信也今二公者俱以
王室之裔挺魁傑之材當封疆之寄其於邊務固已

區畫有方而保釐有道矣茲焉除水患以即田功新祠宇以承祀事非於民而仁於神而誠者能若是乎商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二公可謂能盡之矣嗚呼世故有視民如秦越謂神鬼猶桃梗者彼方且虐之慢之不暇又奚暇為二公之所為乎由是言之則二公之用心皆可書也故為之記

如是庵記

王景常

秀山湛堂師來臨安結庵白塔下曰如是來求一轉語吾即其所能而語之曰汝之道寂滅道也汝之有是庵有是身身且汝不得有庵烏乎有然將有其有而如是之將無其無而如是之抑在有無之間而如是之皆未免有滯碍處吾懼汝不得而專之也汝不聞世之都大位享萬鍾祿不以為泰繩樞甕牖不以為憊彼亦一如是或孜孜焉極金珠犀象而默默或蓬僳罄縣而赫赫在彼亦一如是在此亦一如是推理未訥將一如是知將押闔羸縮鉤距任權譎以衆生詘亦一如是以材德踔

屬風生當齷齪矯靈同一如是等而推之三三之天九九之宇垤埕醯雞之牖鉅細一如是莫壽於聃莫夭於殤生死亦一如是至重者身也至微而輕者物也得喪亦如是此無他知其如是而不知其不如是而爭此名也效以四大假空之身有甚於衆生者乎汝欲專之其可得乎汝今一念湛然趺坐凝寂起於聞而無所聞起於觀而無所觀能無所聞如是可也能無所觀如是亦可也能無所不能聞不能觀則是其所如如其所是是是如如

如如是是何者為如是何者為不如是始於一而極於三千大千施施無窮生於默而括於神通悲智亦施於無窮如是云何曰未也夫既有始必有終惟其有生亦復有滅至於無始無終不生不滅是謂真如真是是汝得而專之者也是又豈非汝意乎然則衆生不汝欲也審矣盖寧為彼而不為此也汝又不聞乎汝佛多能而善幻非有生不能知如是之至非如是之至安能悟其生之空以超乎無有之外以同歸於壞爛澌盡而後已然非苦

心操行者不能也嗚呼吾之所聞又有大焉有生有死者夜旦也貴賤壽夭智愚賢否之不齊者天也衆皆如是我不如是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此聖人之道也以彼之能由此之道非有苦心操行之難也知汝之如是而不知我之不如是者惑也豈不可嘆也夫係之以偈曰如是復如是所以能如是惟其不如是所以能如是捄彼世間人上下不差惑即心得其所無有泯與滅汝惟如是觀念念不生凝若墮輪迴中無有窮極處慧日在青天慈航在苦海捕風與繫影以世苦馳騁何以得其常有心乃其度若惟無心者道義無所措有心與無心機鋒一彈指似是而非是如是不如是猶如大明鏡無物無不照物物無不明明照滿世間在在破諸闇大道本無岐願澄有心法恒作如是觀

通海縣重脩湧金寺碑記　王景常

踰滇以南深淵絶壑惟通海爲最勝環通海數十里嶠巖遥峯琪樹琅玕惟秀山爲最勝擕秀山之奇爲浮圖者三湧金爲勝蓋湧金弘居絶巘上涵

天光平俯諸峯下枕巨浸城郭居室之盛山林島
嶼之蟠斗晨鍾暮鼓隱隱疑在天上也若其蜿蟺
扶輿烟熅轇轕出人耿忽四時昕夕雲霞嵐霧盪
摩曳擊與松風蘿月爭光霽真諸天兜率之宮豈
人世之所有哉初鐵牛之大弟子月智遊東南至
天目見斷崖得衣鉢之傳歸而開叢林於雲麓暨
東岩肇創湧金寺於山顛其弟聯山石守其傳元
元帥述律杰爲文刻諸石班班可考其高第弟子
慧庭嗣有其宇博極經秘大振宗風一時緇流西

自笮北自嶲昆明莫不鄉風慕義叩首歸命自時
厥後法亦密律亦堅增奇濯靈號爲滇陽大刹
歷刼既乂龍象亦逝泰極而否兵燹繼之樓閣頹
圮金碧黜昧松栢摧折祥光不降其徒鏡涵發大
願欲矢辭諸天曰所不能紹復先緒浮圖更始有
如白水齎志不酬凡幾年會
大朝德化被殊俗乾清坤夷夷夏胥慶于是飛錫
天衢上扣
帝闕拜天人師有旨寵錫袈裟賜遊江浙諸名山閱

四年歸始克成前志乃遍禮公侯士庶大檀那得
貲金凡若干緡鎰乃苦心勞力殫志竭慮鳩工發
帑一毫不以私諸已東墿西拄易棟更楹先構大
殿殿成凡湧金門積翠亭西梵堂明玄庵凡舊所
有率皆新之舊所未備今率落之廐庫庖湢靡一
卒遺凡爲楹若干爲工以日計之凡若干既成山
若增而高海若濬而深天雲下垂萬水皆立神用
盛矣乃與徒喜顏來謁記將勒于石以垂永久予
嘆曰自有天地三五繩繩夏后商周繼以姬孔道

備矣而今通祀於郡國者惟夫子而已乃僅見其
一大雄氏以慈悲爲教而祀宇被海嶽豈其徒力
能致之抑亦有爲之變通而神之歟爲吾徒者其
謂斯何或曰自其以善惡恐人人多歸嚮之或又
曰彼以神通善幻故眩耀若此殆非矣天地非不
大也然爲壇溥天下各一而已雖祀祭法五其一
曰法施于民然上下有制非民可得通祀也制自
夫子立也彼大雄以兼愛爲化無間上下民利其
欲故上之人亦從其利而導之矧其徒皆歸於儒

得以庸之果神而變通歟予觀慧庭博極經秘以
元其宗鏡涵發大誓願以拄其業亦儒者博學力
行之似者惜其本二而不統也自非有過人才識
安能俾旃檀寶蓋照耀于中天哉於戲比予之所
以有感於彼者歟
矗矗秀山控制滇南上摩空濛下壓重陰蜿蟺坱
圠肇自鰲極崑崙兩戒發於西域雪山以東岷岍
以西正氣迴斡與天俱齊南雲奠區星土有截井
鉞叅旗胚胎凝結神扃鬼鑿欝爲寶林既晦於

古聿彰于今相時鐵牛載朴載斲暨於月智曰冊
曰艧東岩矯矯營山之椒湧金有殿岌嶪層霄
維爾聯山爰宛爰度無替成羨燈光續續述律有
文鐫諸堅石涵弘演肆光被南國一時聞望歸於
慧庭守道不二觀於厥成泰否相仍龍象斯迹景
光颯舉夷級顛陛猗歟鏡涵志行真堅一鉢一錫
萬里朝天遨遊名山年月四朞耳濡目染心曠神
怡松枝南指飛錫聿至貲金泉湧棟宇山委遂殿
寶林遂開湧金遂亭積翠盪軋陰陽金榜玉輿

龍馭象牀蓮花寶坊華盖霓幢凡昔之廢今悉渠
渠凡今之構皆古所無煌煌金碧炫燿南離匪我
之力惟神之爲於戲休哉無墜厥初有永其承利
及海隅秀山倚天通海澄波百千萬刼石泐勿磨

金齒司廟學新建梓橦祠記　鄭顒

正統九年今南京刑部尚書楊公以右侍郎叅贊
雲南軍務居金齒者最久時值邊陲無事迺與守
備都指揮僉事今陞左叅將都督僉事胡公協謀
庀工剏建廟學選軍中子弟之良者命教授余

穀領之循循善誘士風丕變胡公又於孔子廟西
隙地構屋若干楹内設梓橦神像春秋朔望奠獻
謁告如禮先師焉盖殊方絶域振古以來所無之
盛事也景泰甲戌春予巡邊至金齒教授余穀
請於予曰梓橦祠建久矣敢丐公文爲記用垂
不朽仰惟
國家養士以學校取士以科目及其入官也待士以
爵禄皆爲世道計耳然學校之興廢科目之盛衰
文運之通塞人材之成否造化扶植之妙必有神

以尸之者苟有神以尸之則於崇德報功之典容可後乎梓橦七曲之神化書謂其主文昌而司禄命者祀之於學所以示崇報也在泮諸生朝夕出入瞻禮祠下必當致夫如在之誠以盡事神之道尤必思夫進德脩業迺人事之當爲陰隲默佑則鬼神之不可知盡吾人事之當爲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將見學校興而賢才出科目盛而文運隆矣若徒媚神以徼福遠道而干禄又豈國家建學養士之意哉是爲記

雲南志卷四十四

生員高旻
孫珪 校正

北京圖書館藏